渼陂集續集

淺陂續集卷下

德門世壽詩序

予教高年張公者重慶通判翁之長子也往年嘗授義民爵矣今年冬

皇太子誕生

天子覃恩海內詔民年八十有行誼者予冠服旌其身有司以邑中行誼數公若者予是復授高年爵云重慶翁壽八十八歲正德丙子寔維八十之期大史文康先生題其堂曰五福之堂予則爲之文壽公今高年公復幾八十予請諸學士大夫爲詩歌以爲公壽金粮王愛窓諸

鐵庵先生題之曰德門世壽云予復從而為之序曰
壽人所深願不可必得者洪範五福列諸其首是以詩
詩而後可享諸福奈爾也然又系之曰攸好德者也蓋
壽固為難有息斯貴不然稱跖原壤之徒且竟於是矣
取譏於後世於壽奚取焉童慶翁齒且耿介言足以其
譽也而高年公嗣之鍾未嘗遊庠序涉書卷而孝友之
行汎愛眾言亮子而友恭宗族鄉黨[illegible]
僞言不出或[illegible]天[illegible]文邑中無若[illegible]
皆知其為長者今[illegible]鄉[illegible]入[illegible]
學信於漢部[illegible]今[illegible]迎公[illegible]

京通鮮經義之習遂孫曰紹芳世授毛詩弱冠脫穎賜
詩翰爲跋是可跌公於是時益樂而康視邇翁之齡蓋
將踰之而上躋於期頤不但已也予佰怪夫不冠之族
濟爲詩總因襲於天然亦往往獲壽彼亦自謂善不必
作天道射足信也而不知其鹽壤類耳君子於此方以
異類目之尚有豈諸牙頰間耶有如公之父子前作後
述修總閫隊慶澤洋溢天道是徵學士大夫聞而愛慕
形諸咏歌蓋曰臨直爲公壽也亦所以勵頑鄙而變澆
俗爲世道勸也予故以此具述之俾後之覽者知焉詩
二章謹書諸左

次男渭墓誌銘

男渭子川字也予始娶趙孺人生男瀛繼張孺人生渭及康氏女康氏女先卒踰十年而瀛病卒京師又五年而渭亦棄我而逝其年嘉靖己亥十二月初十日也距生弘治乙丑九月二十九日三十有五歲耳嗚呼痛哉天何至于此極也渭娶咸寧种氏生一男一女男曰山木女曰金鶴山木十六歲聘同邑吳氏引禮舍人朝珠女也弘治甲子予奉旨歸省先大夫明年生渭衍慶堂新第中甫兩月抱入京師其後携之壽州正德壬申予罷歸里舍是時渭八歲先大夫見之喜曰孫柔善可

愛也十六歲加冠二十四歲接例輪會焉
奉王引禮舍人云嘗見廩有餘粟數十石亦假人出貸
貧竟息息不全責蓋有久而不入者乃自至其家取之見其
窘甚歎息而出有問之者荅曰所儲者朝暮具耳何忍
其可取也鄉人笑之因戲稱爲三佛見云其于宗族姻
部長幼卑尊之禮不敢或廢人亦多與之者或有忤者
則面頸發赤輒逃匿不敢與辯先祖神主置寄屋中中
心歉甚營營于居後隙地立祖一祿欲構祠焉未果遽
竟請于西涓乃竭力卽其地構祠三楹南向奉神主又
爲東西屋各三楹時祭祀咸于焉其春秋子壽七表封山虛

先生涇野呂先生嘗至呂先生出東郭門外矣指渭曰
子川賢者人也予愧謝不敢當曰蓋聞之康先生者云
明年戊戌冬病陰虛火動藥之愈己亥夏四月乃復六
作藥之弗愈尋作至其冬竟不可救藥以死嗚呼痛哉
嗚呼痛哉予竊思之予曾祖長清府君及曾祖母姜義
先大夫剛廉仁孝著在鄉評通于鬼神夫何可云此極
也乃我之身非才寡學叨居翰林清切之地十五六年
日食大官之食歲有俸入蠹蝕國家無益生民之功福
于婺閩比謫外郡徒縻廩祿實業未下于民鮮退之所
謂海功而厚享之者得非我也抑遺斯家居不孝不慈

者利忘義嫉善而黨惡敗壞其風俗爾邪不然其何至于此極也或曰數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或曰不然二子病皆陰虛火動是有自取之理嗚呼天哉已矣已矣尚何言哉山水卜以庚子十月十二日葬其父六老菴先塋泣請予曰往年吾姑吾伯父葬翁皆為之銘吾父宜有銘乃痛哭為之銘曰

嗚呼渭邪人言汝不宜早死乃死天邪吾邪汝自毀邪其孰為乎此

明故誥封太宜人張母呂氏合葬墓誌銘

太宜人呂氏者其先平涼鎮原縣人也祖以勇士隸籍

錦衣衛遂爲京師人父諱旻母某氏太宜人生而貞慧
父母絶愛之自幼摩其頂曰女貴重當予貴者當是時
左叅政鎮原張公諱琡仕爲工部員外郎配太淑人李
氏生子淵乃更無子叅政公欲納貳室廣繼嗣而父母
在堂禀命焉得報曰必吾鄉者善叅政公久而博訪之
得太宜人喜甚曰無乃有數者存乎太宜人于是來歸
年十有四矣其後叅政公以使事便道挈家省其父母
見太宜人于舅姑姑性儉而嚴見太宜人喜曰新婦類
我甚愛之出入必與之俱因謂舅翁曰新婦出自京師
然其質實即吾鄉者或未之及也仲婦朱氏者常抑太

宜人姑怒之曰若不法其德而愚弄之何也其見重于姑者如此參政公尋擢真定知府轉參政于河南歷中外踰三十年太宜人未嘗不侍也然其下尚有側室二人各生有子女矣李淑人馭之甚嚴也顧獨愛太宜人諸凡中饋祭祀之需皆以委之然太宜人奉以周旋豐約精緻無弗當意者蓋以姑禮事淑人也參政公自真定轉河南時母尚在也復携家歸省比赴任母命太宜人侍之往太宜人以母老辭不往薦其二人者往公不可獨挈其二子往君子以爲各得其道弘治戊午公捐館舍其後李淑人見諸子長食指頗衆因命析產以

居諸毋爭取財物太宜人獨取所遺書籍盖數十種而曰以此貽子孫足矣財物何爲參政公無恙時盖嘗自晝以平凉寖北必有虜患欲卜築鄠鎬之間以官守不果正德初乃北虜大入寇迫于平凉居民大驚爲恐事既平于是公子參等奉太淑人南徙盩厔雙溪鎮家焉盖曰所以畢公志也故今張氏爲盩厔縣人父子幾入爲盩厔學生以周易魁庚午鄉榜甲戌舉進士始仕府推官起爲刑部主事封毋爲太安人後以連姻宗室外遷松江府同知進封毋爲太宜人云後自松江超遷山東按察司僉事乃迎養太宜人太宜人盖教之曰爾之至

今日者亦知之乎爾祖父之貽也爾祖爾父咸有功德于民爾父之潛德吾親見之嗟爾小子勿鬻于官其無忝于所生者斯可矣又曰爾記吾之助爾者乎脫簪珥易薪火孤燈徹惟劬勤懇懇日望爾之成也然亦未敢必也嗚呼孰意其果有今日也乎吾死之日歸報爾父于地下可無恨矣一日公堂鞫盜盜甚衆太宜人聞之謂幾曰盜衆得無冤者乎爾宜慎恤刑不可濫也幾自是益加詳讞多平反者云嘉靖癸未李淑人棄養太宜人謂諸子曰合葬爾父其恆于義乎幾乃身入平涼奉參政公之柩卜南山下善地合而葬焉參政公與予先太

夫同舉鄉榜予弟九叙復與幾結爲婚姻予故得以登
堂拜母覩其神采聞其性行竊以爲百歲以上人也前
年丙申壽七十七歲矣予嘗撰爲文辭庸展賀忱既踰
四年而告終正寢其年嘉靖巳亥八月某日也距生天
順庚辰十二月某日壽八十歲云李淑人生子淵早卒
長女適平凉舉子桑价次適兵科給事中雙溪王元勳
太宜人來歸時次女適生李淑人因命育之備極調護
故次女視猶慈母終其身不敢忘太宜人生二子長恭
平凉府儒學正衛次卽幾博厚醇雅無故左遷未久當
大拜也若衛則皇者生子軻騫軻少失母亦太宜人育

之祗成立云賓爲盩厔縣學生亦先卒皆爲太宜人之子淵生二子長汝桂曾盩厔縣學生世受周易有科第之望不幸亦卒次桂華娶義民爵參生一子未名二女長適推官鄠縣李儀之孫某某次許聘舉子王元亨之子某幾生三子學詩學禮學道二女長適翰林檢討王元正之子縣學生慈次適子弟舉子九叙之子縣學生滈軻生子某女某某蕃生女某某皆爲太宜人之孫桂華生子某女某某爲太宜人之曾孫云太宜人卒之明年庚午某月合葬祭政公于某地新塋以王舉子述狀請予通家恭知太宜人之賢宜爲銘懇懇不敢辭銘曰

烈烈張公宦蹟孔碩風教之端肇自閨閣宜人恂恂淑
慎其身克配于古而邁其倫篤生仲子光振前烈
皇念所生貽封綸綍遐齡考終合公玄室高岸爲銘
此銘石

壽贊善大夫劉公夔壽序

重慶是間劉公以廣東左參政致仕家居者二十餘年
矣明年庚子壽登七十有六其配蹇宜人亦七十有五
公仲兄文簡公之子性靜秉憲咲息甚謀所以奉觴者
命予爲之言予爲諸生時成化癸卯聞文簡公以禮記
發解西蜀舉于木進士一甲第二人入翰林爲編

修是閒公弘治壬子復以春秋發解金昆玉友海內鮮儷不勝歆羨未幾是閒公舉丙辰進士予幸同舉誤選爲庶吉士受教于文簡公者甚久也是閒公自濬縣知縣起爲吏部主事擢員外郎予獲日侍聽言其受教之久猶文簡公也公伯兄之子參政君惟新又與予弟九臯同舉戊辰進士適家姻愛多歷年所故予憲使君之命雖不能文不敢辭也予惟英雄豪傑之士自負不凡傲睨一世不善俯仰往往爲時所忌或擯而弗用或用不盡其才雖若可恨然其優游之適保期頤之齡者十常八九乘除之際造物者豈無意也有如是閒公英明

磊落抱負經濟宰邑著循良之績部署擅公廉之譽正
德初佞人用事中內憸讒毀左遷外補蹶而復起督學廣
西鑑空衡平多士歸心叅政廣東于旬于宣仁晌義擊
蒸黎徯獲懷德畏威歷階而升撫填一方入侍
天子統百官均四海可也乃使之負屈以歸嘅世道者
如何也公既歸自稱雙山主人于是作雙山別業作七
雨亭作三治燕凡山泉魚鳥煙霞卉木之趣觸目感懷
輒發吟咏風人之體裁曠世之襟度也蓋嘗寄于快覩
數過飄飄欲仙不知公之自得者又何如也晚年造詣
深[illegible]益高乃曰世有居閒而心勞者非真閒也乃今我

身心齊矣於是易其辭曰是閒翁宜人者固邑太
師忠定公之曾孫江西按察僉事公之女而于憲使君
之母太夫人爲從兄弟出自世族而富而能儉貴而不
驕是閒公峻德雅操內助之力爲多生有二子長曰永
年穎異特甚學成進士有聲次曰長年文而明農當公
初度二子者列宴俾觴姻婭咸集于是憲使君以壽文
至憲使君之弟主事君某字以壽幣至憲使君之子進
士君啓宗自京師至拜而佐觴斯時也公與宜人當
必囅然而笑陶陶然而歡者矣夫世之仕宦夫婦偕老
者鮮偕老而和而子孫顯榮宗族之盛者尤鮮公與宜人

偕老而和一而子孫賢宗支繁衍其不可綫綫也乎夫樂斯壽矣況于乘除之藝乎然則公與宜人不翦頤而上不止矣請以是為雙壽賀乎蓋劉氏自上世以來積德累行始發于御史見一公祖公之父也由是有文簡公官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諡是開公有諡新參政君有憲使君有辛亭君有進士君起盛一門四世六進士世不甚盛哉不竟盛哉然培植深厚食報未艾公子來年方英英發如麟之角鳳之毛出瑞當世所以嗣父祖之業壽公夫婦于無涯者端在斯人矣予不佞請以是為千萬壽賀

眷賀總制大司馬松石劉公破虜奇勳序

陝西固原州總制三邊大臣開府之區也邇者廷臣建議以爲花馬池者北虜入寇之外戶也固原其室家也外戶不守如室家何請移總制駐花馬池而固原則巡撫陝西都御史時往調焉則聲援相接外內有備庶虜患可息邊境其寧謹云謹上

天子報可乃今年夏御史總制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松石劉公往涖花馬池乃八月中虜大舉入寇數萬人過花馬池聲勢甚熾先是公常制火器築邊墻穵壕塹虜以此不敢入我境者蓋四五年不意其一旦至此公大怒斬二指揮以狥軍中曰不用命者有如此而又

下令各城堡清野堅壁勿與戰待其自困又集三鎮之兵分守要害待其返截殺之踰數日虜肆野掠無所得果大困而返于是寧夏總兵任傑自賀蘭山後乘虛入擣其巢穴斬首百八十級獲被虜男婦若干人駝馬殆不可數分守下馬關陜西總兵魏時邀截斬首百五十餘級分守乾溝榆林之官兵截殺吉囊之次子及其妻若弟虜乃大哭聲動數十里邊人以爲數十年來我軍獲利未有若斯之盛者也然公之總制于斯也前後所獲虜首殆千餘級蓋自設總制以來亦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捷聞于會城冢宰諸大夫出公門下者相率以

晉賀公命之九思九思爲之言曰古之烈士任兼文武
禦戎有功其見于經者六月之作美吉甫也其詩曰薄
伐獫狁至于太原釆芑之作美方叔也其詩曰征伐獫
狁蠻荊來威此蓋言其功也其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言其才與德也才德備而功
斯成名斯立焉慨自文武分而將相之任殊寥寥千載
宋之韓范僅一見之我明總制之任上合于古伊求其
人厥惟艱哉惟公訓出家庭學有源委才足以經世而
貌若無能德足以正君而心則自歉出其緒餘建茲奇
勳形之歌咏豈嗣周雅之音載諸國史下陋破膽之謡

請以是爲公今日賀乃若論績序遷則太宰之持衡三
公之論道綱維四海陶鎔萬類皆公咫尺有也徵書俾
適諸大夫尚圖獻言乎公爲天下賀云

刻太微後集序

嗚呼文豈易爲哉今之論者文必曰先秦兩漢詩必曰漢魏盛唐斯固然矣然學力或歉模放太甚未能自成一家之言則亦奚取于斯也太微張孟獨自其弱冠之年即有志于斯正德辛巳棄官來歸未嘗一日廢書不覯歷歲滋久沉酣既深乃始發之于詩凡若干卷松石劉公刻梓傳矣其後發之于文而詩亦有之松石公復

乃酒泉魏侯刻之郡齋凡四卷孟獨間以視予且曰幸
為我序之嗟夫往歲予嘗讀其詩至其窈然深厚類盛唐之音
鏘然悠然未嘗設其句乃今讀其文宛然先秦兩漢之風
氣也然未嘗泥其故蓋有今日之名士所未能究之蘊
孟獨乃能灑然脫去自為一家之言所謂不煩繩削而
自合者其在天下後世豈必得無疑也嗚呼是固由子
學問之力而天資之邁絕亦不易得而及之哉昔者鄭山
康子嘗歎息謂予曰眼中落落惟有張孟獨孟獨有
經濟才弗究于用乃使之從事文字間豈不為其道惜
也予深以為然然自今視之進則修業退則修辭其道

一而已矣乃若松石公之禪不魏侯之鍱若賢人令世之所難也併書以告來者

瑤池鶴筭詩序

大中丞洪洋趙公之母太夫人今年壽登七袠五月十有五日其初度也會城三犀數君若諸弟子圖所以奉賀者形諸繪敷詩書之方冊題曰瑤池鶴筭云所以表公之孝壽太夫人於無涯也及請予為之序夫瑤池王母之所遊也在西崑崙鶴所仙也壽千百齡以是爲賀其祝頌于太夫人者至矣蔑以加矣予于是竊有說云夫王母者何人也知其仙也其德則未之聞也鶴筭千百

齡止亦未之能多也乃若太夫人淑慎柔嘉克敬克儉
孝養蓋於舅姑貞順相乎夫子鍾粹孕秀篤生淇泮公
英明濂洛之淵源貫古今之學彌綸經濟之才汪洋千
頃之度令嗣不競充給事諫垣名德存乎崇階貴蓋三
轉為大中丞云
帝心簡在撫鎮金陝發揚遷著澍威恩並流茂著清績書
秩少司馬願功會年軸舊首冠太夫人奉侍經臺教與
賞策陸珍海錯色養兼至初度之辰麗暾示彩行觴自
娛大夫人寶髻貌莊綺羅冠霞帔望之儼然鸞驂雲集羅
拜堂下者幾幾乎與休哉此真仙也彼瑤池者豈足

以爲仙乎胤斯下矣公是未發何洪洋公應召北上左右

天子緜綸密勿參謀議肅若元勳樹之廟堂者名垂於竹

帛男大夫人所藉以不朽者蓋與陶侃歐陽脩之母相

爲後先矣羲河叔相爲莫逆交後籌著十有餘年蓋素

是以讓其壽考於世者幾十年矣敢以是僭爲壽詩之首

爲太夫人千萬世壽云

賜政大中大夫山東布政司左參政張公蕙詒

銘

公諱某字某其先之系不可考先世之某之妻太忠武功慶

元年字世臣光孝甫八歲已無親功之親至是太宗尭

生員許爲公銘亨達論繼肯葬有期矣會康先生疾遂
不果銘逾十數年康先生亦卒至是光孝成立大懼銘
闕無以昭先德詔來裔兩公之歷履無總知者請予與
公同舉進士粗知其槩乃以請焉而爲之述曰公諱潜
字用昭其自謂曰東谷其先河南太康縣人也乃以從
戍隸籍陜西岷州衛曾祖諱文信贈右副都御史祖諱
善封右副都御史父諱錦官至刑部左侍郎侍郎公後
徙秦州公復徙華州定居焉乃今爲華州人母淑人劉
氏生五男子而公爲長生而穎秀清瑩如玉甫八九歲
能日記數千言口占詩對應答如流稍長弄筆爲文輒

吒音語侍郎公送之學士西涯李公所從受尚書李公音之甚蓋嘗語人曰韓退之驚爲怪張童子不易得也乃今復有張童子也成化丙午秋公十有五歲矣西赴鄉試不偶乃益淬礪自負不允弘治壬子遂菴楊公督學關中論試諸生謂關中有三才子蓋慶陽李獻吉洵陽張光世其一公也其年秋三人同舉而獻吉發解云公再試禮部而丙辰春自禮部入對大廷俱在高第其年冬授戶部山東司主事出納錢穀關節不通剔抉弊蠹祁寒暑雨無少懈惰部尚書稱其廉能秩滿三載吏部考其績上上未幾擢員外郎辛酉司侍郎公告終公解官歸葬三

年之登呈改禮部儀制司員外郎正德丙寅
天子新即位將幸太學例遣官往召衍聖公及孔顔孟
三氏子孫會太學觀禮禮部以公應命乃獲遊闕里觀
孔林登太山以望東海爲平生之大快云未幾擢精膳
司郎中凡朝廷大宴饗及犒勞四氏經畫節制禮無廢
隳曹絕侵漁是時劉瑾用事公深用避匿蹤跡不通或
謂公曰公鄉人也不往且有禍公笑而不答其卓立如
此己巳冬擢廣平府知府廣平附畿內四三年來權奸
肆虐民不堪命乃畿內盜賊流劫郡邑不可撲滅公多
方導禦郡中賴以無事尋乃檄行屬邑撫循安輯之道

其財力均其徭[illegible]文之吏清久滯之獄申庠序之教興禮讓之俗郡邑靡然治矣僉五年癸酉超擢山東左參政是時工部尚書鐵嶺錫泰公爲布政使與公皆名士也相得甚歡凡句容劍之務相與謀議而後行人方冀其大有爲也乃明年甲戌考察歷官有忌公者與姜非之譖公聞命浩然西歸曰自求無歉而已又明年乙亥夫叔人[illegible]全泰州公竭力營[illegible]三年喪畢始從華州居之公風流蘊籍人也[illegible]華州山水佳勝足以自娛又常往來武功與[illegible]康先生滸劉客命酒談論古今時出詩詞隱者瀟然如臨[illegible]月沐清風部各頃洪弗自

也公配安人袁氏先公四年卒有女行其老也予為銘
其叔子之槩痛其母之早逝結廬墓側朝夕哭或勸之
乃愈益哭之慟竟由此病而嘉靖丙戌正月乃卒參政
公惟一子乃一旦至是夕其孫少哭泣抑贊踰數月
遂不起蓋是年六月某日也距生成化壬辰某月某日
壽五十有五歲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合葬袁安人少華
山下新塋張氏之先譜說莫可攷考必其積德累善多
歷年所是以有司寇公司寇公惇大誠樸歷事
兩朝為時碩輔而參政公嗣之而與其所樹立又焯焯
如此之槩弱冠舉鄉試至孝成德有司聞奏

天子下詔表厥宅里然其抱負斂而未施食其報者光
孝也光孝今二十四歲矣爲州學生受尚書有名前輩
學者以狀元目之謂其才性類厥外祖人皆以爲然其
貌豐厚奇偉遠到之器也光張氏之業以收厥考之功
斷可必矣又巳生子三歲曰文兒爲參政公之曾孫云
其銘曰
司寇維父崛起西土公繩其武繩武不易名德孟維
公子嗣公子矯矯矣將而夭陋貽光孝光孝孔阜宜禄
宜壽克昌爾後爾後秩秩思紹令德我銘是繹
明故七品散官秋泉張君合葬誌銘

絳州張廷儀予故友也乃嘉靖壬寅三月初十日考終
正寢屬纊之先[illegible]謂其子欽曰必淡陂太史銘我墓死
無憾矣至是欽自述狀使人西來請于予予聞之不勝
悲悼既乃爲之[illegible]辭曰[illegible]字廷儀秋泉其自謂云家
世絳州人居城北尚書里吉[illegible]諱文卿卒葬其地
有墓石存焉高祖諱溫甫始徙居州之北關廂今爲北
關廂張氏[illegible]三世皆有德而隱祖
諱鵬乃隱于賈然被服若書生不屑屑于利若世俗之
爲者父諱寶自太學生仕爲武進[illegible]兩縣丞因自號留
[illegible]松云而[illegible]人到于今稱之林[illegible]樂[illegible]世

外曰戴宛合語中母楊氏生六子君其第四子也母卒事繼母王氏曲盡孝誠謹奉侍父遊宦南北尋乃挾貲出賈于汴弘治庚戌予從學于侍先大夫于祥符學舍以君同郡二枋毛先生遂識君相得甚驩也踰十年庚申君南賈江浙間一時人士見君豪爽不群愛重之咸以詩贈題曰華鄉樂善樂亘其後君復賈于隴西而壬戌春會隴西以公事入京師是時予備員翰林相與握手論舊懽仵可知也未幾別去踰八年而正德己巳冬君挾其子欽來京師納婦于李門復會予又別六年甲戌春予已在林下君跋涉馬相訪萬辰秋將東歸故里過別予

手爲作一卷武功康太史德涵題曰灃橋餞別以詩贈之而序諸其首餘若三原馬光禄伯循高陵呂太史仲水岐山楊中丞宗文洎予皆以詩贈而予復序其後云嘉靖己丑子欽仕爲太湖主簿迎養君既而北歸呂太史在南都爲尚寶卿君過訪之呂公見君喜甚爲作卷贈之手書曰秋泉南游且爲序而系之以詩餘自鄒太史謙之而下皆名士也賦詩盈其卷予嘗見之詞翰並美張氏之世寶也君容貌修偉衣服整飭嘗輸金授七品散官然冠帶不加身其超俗如此其始見人或以賈易之及接其儀度聆其談吐無弗改容禮之者蓋江

湖之豪傑士而實隱者云先是丙申秋君自絳來訪予
瀕別謂予曰明秋當來賀公七十壽嗚呼孰意竟永訣
也豈不惜哉君生於天順辛巳十二月二十四日迄今
卒之日享年八十二歲配趙氏先卒克執婦道監察御
史曲沃李伯音撰墓誌銘可信世不朽生一子即欽一
女適同郡閻洙甫君仕階尚置側室王氏生一女適隆
慶衛經歷同郡田如京欽娶禮部尚書西沃莊簡李公
次女有一子甫半歲未名予君為孫孫女二長適同邑
都運陶公之孫模次許聘靈丘宗室俊叔云欽卜以君
卒之年四月二十日合葬其配趙氏城西北新塋予眀

弘治庚戌友君訃之五十有二年矣君常數至郭有所
議托蓋無有弗應者嗚呼交道至今日終始之義盡矣
爲之銘曰
先民有云覘其友知其人嗟嗟張君才士碩臣餘詩爾
文信萬年斯爾托以不湮我銘是存

明故甲子鄉進士愛松山人王禹夫墓誌銘

嘉靖庚子冬十一月二十八日予第禹夫卒卒之又明
年秋八月初六日合葬其配張氏六老庵祖塋宜有銘
刻石納諸墓予乃爲之辭曰禹夫諱九叙禹夫字也其
自謂愛松山人云先大夫中憲府君配吾母太恭人劉

生吾兄弟四人禹夫其仲弟也生成化癸巳十一月初五日生六歲而戊戌秋隨先大夫教諭蜀之巴縣十三歲乙巳從巴學生陳孟賢受尚書弘治戊申先大夫六任滿携歸數里舍庚戌入爲鄂學弟子員從叔父新河令受尚書乃癸丑春發尚書不學學周易義教之者鄂學新士矣也三年學成而乙卯秋得應鄉試明年丙辰冬督學者豫菴楊公按鄂試之予之廩得預課諸生曰王生學大進超爾曹矣戊午辛酉試試不利甲子秋舉高第云是時父母俱存予自翰林來告歸省季弟言兴先已舉與次弟禹疇俱在膝下其樂可知也然先君見

太常被疾根尚未脫惟一子山家乃甘棄後十日而夭遂以此不北上會試明年乙丑予復入京師正德戊辰壽夫亦舉進士矣禹夫是年始生子湲又吾兩人皆在京師而父母老無人乃與鶴夫朝夕左右北上之意遂息父母屢促之竟不北也壬申秋予自壽州罷歸明年癸酉冬先大夫棄養丙子春三年之喪畢是時禹夫年踰四十顛毛已種種矣于是始諦治鹽行陶朱之術行之二十年資用大裕乃大作屋宇治產業甚盛子湲與少子海俱輸金爲

秦王引禮舍人復以湲之子嘉木通姻宗室公子沔送

入邑學爲增廣生受周易傳其父學屢試鄉闈其進蓋
未艾云于是吾鄂稱理家之善者必首禹夫即予欲效
之亦未能也禹夫性穎敏不群文筆甚勁不作尋常語
亦適詩學興到即揮灑然不屑屑爲也與人交言厲而
心不苛人亦知之蓋怨之者少三二年來每過吾廬共
話必曰願兄老壽看顧兒子輩若以後事相託者予輒
勸止之以爲不可嗚呼痛哉孰意竟若是耶然其貌清
癯如鶴壽相也予以爲期頤可至嗚呼痛哉詎謂六十八
歲已耶蓋其晚年頗以豪俠自娛因病怔忡藥之尋愈
尋作兒孔貌可憎或時自念曰不甚兆之爲愈其卒之

十日前會飲張震夫家是日陰晦風予見其面有寒色
因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荅曰無傷也然其體虛竟以
中寒而殞嗚呼痛哉其配張氏者同邑處士諱綗之次
女也歸冨夫者幾三十年克執婦道乃正德乙亥四月某
日不幸病卒距生成化壬辰某月某日僅四十有四歲
云生子渼及其三女渼者克家之子也于其父業拓而
大之遂甲于一邑邑人嘖嘖歎異以爲不可及云女長
適同邑斋市生楊顯次適盩厔縣學生徐求圖先卒矣次
適同邑衣巾生張師孟亦先卒繼配邢氏同邑教諭諱
平少女生子馮海渼娶同邑義官吳鎧之女近不幸亦

卒生二子嘉禾榮禾側室生者二女尚幼也汚聚鎣屋
按察僉事張知幾之女生子金豸金鵬海聘同邑知縣
張震夫之次女云嗚呼三子四孫嗣胤方熾若禹夫者
其可無憾也已爲之銘曰
學不必仕惟其業之遂壽不必彭惟其嗣之蕃嗟嗟禹
夫其業赫然其嗣勃然自用瞑于九泉惟我銘是鐫

弟處士鶴夫合葬墓誌銘

嗚呼痛哉予又爲鶴夫銘邪往年壽夫卒禹夫鶴夫在
也近年禹夫卒鶴夫尚在也痛哉天乎乃今之日三弟
俱逝而我獨存俯仰宇宙五內摧折弗自知其涕泗之

交順也尚忍為之銘乎然不銘不可不獲已拭淚為之
鶴夫者九皐字也予嘗稱之為鶴齋人亦以是稱之先
大夫中憲府君之第三子也生甫兩月當盛夏時吾母
太恭人抱置庭院大樹陰下為塵沙傷其目遂終身不
能遠視外貌敦樸中懷坦夷無狡術無誑言人或以誑
言調之輙信之不疑然人無賢愚長少皆知王三之為
善人也先大夫始仕已發後轉符南陽前後蓋二十
年鶴夫未嘗不隨侍也弘治己未先大夫以高年府君
之喪奔歸于家以疾老不復出乃以農為務乃以鶴夫
主農鶴夫勤勤懇懇曲盡心力暇則朝夕侍膳父母若

則侍湯藥蓋三十年如一日云正德壬申予自壽州罷歸
其年冬先大夫不幸遘疾予侍疾者一年是時貴夫已
舉壽夫爲御史先大夫語不肖曰病且不起矣餘子不
復憂不能忘情者九皐耳九皐力寡而鈍後恐不能自
振奈何是則在于爾矣若是者不一而足不肖頓敬諾
曰不敢忘不敢忘明年癸酉冬先大夫棄養三年之喪
畢乃爲鶴夫構治新屋屋完請太恭人視之太恭人喜
復歎息謂不肖曰恨汝父不見耳雖則云然太恭人之
心尚未歇也蓋昔數語不肖如先大夫之命不肖敬諾
不敢忘嘉靖丙戌太恭人棄養三年之喪畢鶴夫乃始

徙居新屋居十有三年而嘉靖辛丑二月十三日其配楊氏不幸病卒鶴夫朝夕哭每日午予邀與共餐輒哽歎予止之乃愈益哽咽不能休予曰固哉此何益之有不聽吾言久而病益深未幾果病予尚以為可愈也乃竟不起其年五月初八日也痛哉天乎其何以至是邪距生成化丙申四月十三日壽六十有六歲配楊氏者予鄉[illegible]諱誦之孫處士汝弼之長女也勤敏善理家善事太恭人太恭人亦甚愛之異于他婦也生子溥漄正德丙子春壽夫將入京師以無子議立漄爲後請于太恭人告諸祖廟攜之北上矣溥素嗜酒乃是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大醉促其毋其毋怒而詈之遂自經三紀
無後漼今爲縣學生受居多有名生于巽未漸未乃今
議以漸未後于漼奉鶴夫之祀云楊氏之生在成化丁
酉二月初二日壽六十有四歲尚有三女長適何鉉次
適何末次適仝綬皆同邑之良族也楊氏又取母弟夭
經之子養爲己子名之曰王洵漼今爲置屋納婦予之
土田成先志云鶴夫夫婦卒時漼伏地長號若數百人
或不忍聞益是卜以卒之明年壬寅月日合葬于老虎
先塋之次銘曰
痛哉鶴夫父託汝母託汝雖則我承生不能盡其情

而爲之銘濬哉瀹天我心淡明

高陵縣志序

高陵志作者少宗伯邑人涇野呂公刻之者邑令西蜀徐效賢也刻成謂予故高陵人先世在焉宜有序志凡七卷凡十有四則其言約而盡其事核而彰其議論尤而確太史氏筆也其作志之良槩乎天鄉無名賢則文獻不興邑之善令則政教不立高陵西安之望邑也其產于斯者有若于元公之恭儉仁孝有若楊興道之淳實勢利有若楊文康之特立獨行有若宋先生之仁孝禮義迄于今則有若涇野公賢聖自期聞道有得于當

推之以為今之伊川云其今于斯者修舉政教校志養
民亦惟有若劉仁師亦惟有若种師道亦惟有若張翺
亦惟有若張琦亦惟有若朱瓚乃迄今有徐子高公齋
愷悌儉古循良其矜庶幾矣盍夫鄉人者鄉人之師也
鄉有賢而罔師焉無志之士也前人者後人之鑒也前
有善今而背焉以遑賊民之事也然則高陵後進之英
與夫嗣徐子而令者可不盍俗從事哉可不知所務學
哉

陝西通志序

陝西在禹貢雍州域也周秦漢晉隋唐咸都於[illegible]

川貢賦文獻廢佚見諸載籍者可攷也明興混一海宇稽古准今作一統志撮其大且要者附焉成化乙未督學副使伍君天錫作陝西志三十卷板今存者十無六七格例減否未暇深論而歷歲滋久地有廢興物有消長政有因革風有變移不有改作則人文湮塞政典失據何以重方輿昭

聖化示後世也嘉靖辛丑開州洪洋趙公信臣以兵部侍郎兼都御史廵撫陝西慨然有志于斯會光禄卿三原馬公伯循南京禮部侍郎高陵呂公仲木俱在林下乃以請焉二公鴻儒也謂茲鉅典未易苟作于是祖諸

孔孟之意參酌史氏之法統之以四綱而目以別之一曰土地其目有八二曰文獻其目有十三曰人物其目有三四曰政事其目有七總計若干卷采擇精審繁簡合度撰敘明暢允傳不朽合陝之勝所由以章者也蓋屢易稿踰年而後成題曰陝西通志云洪洋公命藩司刻諸梓而以序委予夫二公纂述之良無容贅矣竊以為山川土田猶夫昔也郡邑學校猶夫昔也其賦役則日增其獄訟則日繁其吏弊則日滋其民俗則日偷其士習則日渝蓋有未易以縷陳者洪洋公于是蓋嘗有慨焉四三年來以其適合博古之學豪傑超世之才躍

智畢力經書而斡轉之裕乎其漸駸駸乎其就緒也作
志一節乃其緒餘焉耳未幾
天子有召鈞衡是畀遠我西土矣其將如之何哉予以
爲名公碩德相繼而涖兹者體國弘化咸注意焉豈非
全陝之鉅幸乎予不佞敢以是爲之序云

明故誥封太淑人吕母侯氏合葬墓誌銘

高陵舉子吕田將葬其祖母太淑人乃尊其父涇野君
遺命遣其弟國子生昀執華州王太史允寧所述狀請
予爲墓誌銘按狀太淑人者姓侯氏鳳翔處士諱恩之女
贈奉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吕公諱溥之繼配也公

元配宋氏生涇野君兄弟三人及一女乃不幸先卒于是太淑人繼焉當是時舅姑已棄養與叔氏夫婦同朝昏涇野君甫十餘歲其餘者更尚少也家以農爲業清白世傳不甚殷富奉議公行仁好義躬親稼穡之務太淑人日事紡績以助之于內敬順夫子罔敢或違處叔氏夫婦終無間言撫愛諸子女煦煦若已出者涇野君入邑學爲弟子員諸凡飲食衣服燈火之需咸豫爲之備知其缺而不索也弘治辛酉涇野君舉于鄉後會試下第家居嘗往于田太淑人輒以脩易之而歸曰恐妨舉業也正德戊辰春涇野君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第

一授翰林院脩撰未幾封母爲安人云丙子夏奉詔公
告終涇野君飲食不入口晝夜號哭太淑人泣而勸止
之曰無傷爾生也辛巳冬涇野君北上京師居無何左
謫觧州判官于是迎養太淑人太淑人久而安樂之猶
故鄉也嘉靖辛卯涇野君任南京上寶司卿
天子郊祀禮成覃恩臣下獲封母爲太宜人云甲午夏
涇野君遷南京太常寺少卿乃奉母于南以地多卑濕
乃踰年而歸丙申涇野君自國子監祭酒遷南京禮部
右侍郎值
天子覃恩獲封母爲太淑人云于是隣里姻族罔不嘆

嘆相與語曰涇野君之有今日撫育訓誨太淑人之恩
大矣至于涇野君立身行道顯揚父母榮養備至若此
之盛則太淑人之福履世之為繼母者亦孰能彷彿其
萬一哉己亥秋涇野君致仕歸于家踰二年太淑人病
病且殆顧謂涇野君曰多累汝多累汝言訖而逝其年
嘉靖辛丑七月二十三日也距生成化戊子七月十四
日壽七十有四歲二子者長諱柟即涇野君尚友濂洛
優于聞道名爵不足以動其心乃太淑人卒之明年壬
寅亦相繼而逝次梓次栖邑學生立志學顏克類涇野
君乃不幸與梓亦先卒女一適同邑劉孟陽孫男三田畇

涇野君出邑學生呂曾孫女二長適王廷撫次適同邑
朝用之孫承祀皆庠生田生一子師皋呂生二子師夔
師龍留與昀名生一女皆為宋淑人之曾孫女太淑人
婦道母儀可追宋淑人且雅性儉約不尚華靡涇野君
官南都久寒暑絺綌之衣歲以時至太淑人受而藏之
一衣不敝不更為也于是鄰里姻族復相與嗟嘆以為
人莫能及云田上以太淑人卒之又明年嘉靖癸卯十
二月二十日合葬恭議公及宋淑人某地之兆予厚于
涇野君且有遺命銘其可辭銘曰
元配賢繼配亦然是為恭議公德化之原責不覺其多

極于繼是為涇野君誠孝之備吁嗟乎丈夫婦婦子子
抱德以終始是謂之不死

明故榮祿大夫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致
仕容堂楊公墓誌銘

有明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六日南京中軍都督府都
督同知致仕楊公卒訃聞
天子追悼為輟朝一日賜諭祭六壇命有司營壙事
恩至渥也公子立下卒之又明年癸卯十二月二十七
日合葬公配張夫人咸寧縣延興門之北屬禮科給事
中王君子推撰公世行誌呈于銘其墓予雅辱公知不可

狀乃為之述曰公諱宏字希仁容堂其自謂云淮安海州人也有諱瑾者勝國末從
高皇帝征戰有功授燕山右護衛中所鎮撫公之高祖也瑾生斌以功陞通州衛指揮同知斌生賢襲其父職賢生政政注金吾右衛伐緬有功陞指揮使尋陞都指揮同知掌陝西都司事遂家長安公之父也元配王夫人無出再配華夫人生公公是為天順癸未十月初五日公生而豐頤龍顙音吐洪亮雙目烱然甫七歲都閫公謝世華夫人遣其受學于孝廉黃先生所即日記數百言諸童子嬉戲乃獨危坐朗誦諸先生見而奇之曰異

哉千里駒也十有八歲入西安郡庠學舉進士蹭數歲
精通書史才氣渟滀逼人一時英俊相與頡頏咸以科
第可唾手取也然僕叙事曾孜不容緩乃襲為西安左
衛指揮使云成化乙巳關中人饑人相食公獻救荒策
于巡撫都御史鄭公鄭公喜而行之賴以全活者殆不
可算尋擢掌衛事于是乎集力限錢穀練兵馬抑豪強
嚴禁令會臺有失馬者愬之公公曰姑矣今盜還矣焉
盜聞而懼明日果還焉臺中人咸驚以為神也至于
水藥之操禀不可犯隣百戶者姻部也以解奏疏騷儧
公厄于情受而寢之外室示懲創之意云蓋自是無敢

續者撫巡諸公謂公文武備具非硜硜守一位者乃疏薦于朝弘治己未以公守紅城庚申守備固原于是繕甲兵修城塹謹烽堠脩戰墻馬尚書絳州陶公時兵備固原公復協同陶公清州經之藏查監死之馬巡按右御史謂公恃才越職而忌之當是時北虜不入寇者有年矣乃一旦出其不意大入壓境公雖捍禦有功然人畜不無所損右御史乘此劾奏公巡撫都御史江西周公素器重公然亦不容無奏以問公曰殺其數可乎公曰不可失事罪小欺君之罪大矣周公益重之然公竟由此罷官既歸閉門讀書疏食菜羹晏如也尚書山東秦

公總制三邊聞公之才而貪令其執牌麾軍于甘肅其意有在而公不知也巡撫甘肅都御史貢公知此意贈公白金二百兩公却而不受秦公聞而賢之乃首薦公未幾尋白陞都指揮仍守固原當是時遂菴楊公總制于斯公獻策以紿古古城乃北虜入寇必由之路宜築城鑿池募衆屯田庶幾無患甫閱月軍士雲集遂菴公喜乃聞於朝賜大紅彩幣六襲遂菴公遂議築邊牆凡幾百里賛籌調度公之力為多正德己巳掌陝西都司事文學足以飾乎藩臬政事足以振乎軍旅是時漢南盜起巡撫都御史檄公往勦之公迎戮于石鄉大戰

郴山賊遁追之巴縣家壩三官堂斬首八百餘級賊遂
平庚午冬番將傳小河寺來寇總兵官鎮松潘番酋雪
郎王天驛寧宗久無能制者公至督將吏於前厲聲曰
諸寇大閒兵法也殺人安人殺之可也雪郎王不殺可乎
衆齊聲曰可殺公乃密檄守備潘松擒雪郎王斬之以
徇百姓大悅事聞詔賜銀幣壬申蜀盜鄢本恕等
數萬人聲勢洶洶迫于漢中關中震議以公受制勦寇
總兵官鎮巴蜀公語總帥洪公曰逋誅之寇潛伏山
野是無異圍但深入不淺地卑逆遠耳若四省夾攻勢
蹙必散洪公深以為然是時賊侵淸徽公遣部兵進

自統大兵躡之賊奔潰公追之晉山縣戰于黃河渡斬
首五百級又遣裨將吳宗等分兵阻遏斬首千七百餘
級賊夜遁公曰保寧儀隴必有官軍備禦獨巴縣之人
耳若賊由南江寺而下其蹂躪之未幾賊果至巴巴人
不戰而潰然賊實懼公乃遣人詣軍門乞降言我輩良
民寒餓不得已至此明公威德遠播願悔過自新公察
知其誠許之于是投戈解散者二萬人事聞上嘉悅賜
勑諭勞之賊有廖麻子者最悍黨衆驍其騎力莫敢與
敵者公曰彼騎我步破之爲難官其益騎兵千者不聽其
後竟以馬勝人皆服公之見云賊有投降者巡撫都御

史高文明信之不疑將報功遂公署銜公知其僞不從未幾賊果叛諸附功者私相謂曰愧哉先見不如楊公耳惟時按部者咸忌公必謀羅織公罪公不辯而歸都督指揮徐勇者公部下也嘗受知于公至是具黃金百兩爲賻公怒叱之去勇退而歎曰今日乃復見楊伯起邪乙亥以大臣論薦召至京還南京右軍都督府都督時武宗春秋鼎盛儲位尚虛公上書言宜早定以繫天下之望事雖未行亦不罪丙子召回京坐後府三千營管操丁丑武宗大祀南郊備宿衛東天門賜大紅織金蟒羅服三襲明日預宴慶成得坐奉天殿當是時外戚亦不

剌侵處西海[illegible]煽起[illegible]奴亦復入套朝議難之公議曰兵少[illegible]宜通貢哈密亨意套賊出套乃事河西所謂易以計破者衆論[illegible]辛巳改南京後府坐大教場其年上用大臣議以公充總兵官受制勑節鎮淮揚總督漕運[illegible]壬午

今上皇帝即位[illegible]三表裹白金二十兩漕運舊規歲久廢壞至正德[illegible]公[illegible]夜[illegible]經畫剔抉蠹清套逃適増造淺船[illegible]三倉頡[illegible]不克還上告饑公請民運之水次[illegible]民稱便江北例不通國者常以願首[illegible]訟公令有司同出頭首乃以

餘耗資軍挑濬遮洋揔水軍入衛派隸江南別出下兩
江置把揔就便兌運江南直隸一心撥補入遮洋兌于河
南改山東等揔新舡亦隸清江廠主事監造徐左泗川
二衛缺運軍儘本衛與淮揚京操補之歸德武平不諳
運事者仍還京操每歲運舡至通州車運大倉歲費四
十萬緡公考元故道建閘蓄水設官署役由朝陽門直
至京師又疏趙皮寨渠以殺水勢建瓜洲新閘往年故
事漕司額外耗米折徵輕賚綱吏隨便盜哀漸至那移
弊不可言公曰厚斂于民得罪于軍既非正稅必令軍
民俱怨朝廷四海之富豈藉于此奏請餘耗給軍報可

先是權要多索運席諸物事雖微細積累不貲公禁止
踰五七年所積者運銀以二十萬兩計蓆銀以九萬計
車脚銀以二十萬計省造舡銀以三萬計尚書陶公都
御史高公前後疏薦于朝詔陞公都督同知仍掌漕事
云戊子淮安大飢公上四事曰節民力寬商稅弛葦禁
減漕粮復請全賑粥存活萬人己丑賜明倫大典庚寅
詔回南京中府須行軍民父老傾城攀留泣擁道路舟
爲之不行者一日先是公嘗累疏乞歸詔諭留之有端謹
老成勤勞懋著之稱在南京三年復上疏懇乞上重其
雅志許之武臣都督致仕自公始于是文武大臣下至

百執事形諸詩歌張筵祖餞如二䟽故事人咸以為榮也癸巳正月過淮老稚蹣躍挽舟五七十里泣泗而別公去淮三年淮人思之不已乃為之生立祠提學副使江都趙叔鳴為文具述政績勒諸貞石曰去思之碑云嗚吁此豈一朝一夕聲音笑貌之為者哉公在林下日與朋舊觴詠為樂每值正旦及萬壽聖節必面闕拜祝嘗道諸公政有所可議者咸造其廬而咨焉鄉飲酒禮郡守欽公盛德延為大賓此未之前聞者至是卒壽七十有九歲云張夫人生二子三女長子立陜西都司都指揮僉事凝重老成紡有才望次止穎慧善學博極群書

不幸先卒女長適㕘將吳吉次適總兵陶希臯次適舉
人張才立生二子長餘慶娶文學士克肖厥祖次餘澤
餘慶生二子俱尚幼云公起自儒使致位極品歷事四
朝懋著勲績可謂一代之偉人將臣之巨擘矣往年成
化甲辰尚書西蜀黃公鳴玉爲舉子北上會試適公亦
以公事北上相知旅舍邂逅即相得如平生黃公以
道梗出橐金托公攜之先往約至京相付後竟如約其
年黃公舉進士遂爲莫逆交蓋公之爲人言若不出諸
口而誠確之心可貫金石以故士大夫無問親疏遠邇
樂與之交至是聞其卒罔不嗟悼淮安人有泣下者語

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公之謂乎乃其建祠奉先祀事孔時少年喪父追慕弗忘其祖墓在燕京者久而失其處公恒以為歉往年發憤入京禱神遍訪忽値一老嫗自言楊都司家守其塋者究其顛末果得其真人以為誠孝所致其後遂著公聞而異之爲作文表其墓道云諸兄有老而鰥居者公衣食之終其身鄰里親族婚喪不能舉者輒補助之是其孝友睦婣之行無一而弗備也嗚呼可不謂之全德乎公平生好讀書至老不輟發為詩文可追古作所著有漕運志容堂雜稿容堂奏議自考録藏于家予閱古名將若公者蓋亦罕矣公子其歷

履具書之以俟他日考國史者采焉爲之銘曰

上將好謀維公克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孰武而文公貫經史揮毫濡翰立刻盈紙筆疑縱公廉勿言其大道義罔協帶取一介入令門聞頌人民是圖既久既深淪浹肌膚去後之思其君可紀于祠以祀于淮海之隅功成身退泉石是娛鄉飲大賓匪公孰堪令德考終皇澤孔覃紛紛元戎孰爲公貳子孫流衍益遠益熾我銘玄室施于萬禩

涇野別集序

詩可作乎白駝情肆志誇多鬪靡無補風教作之奚益

詩可無作乎曰發乎性情止乎理義可勸可懲作之奚害于道也涇野呂公既捐館舍其子太學生昀以公別集寄予而曰知先人者莫如夫子願爲序予病目未能把玩令小孫從傍誦之亦有賦頌諸體詩則什六七洋洋乎風雅之遺道義之英華也乃作而歎曰嗟乎有德者之言固若是乎譬之聽和風甘雨之聲可以知大造之仁其與公經說諸書並傳于世無疑也其曰別集也者蓋公標紀簡帙猶甲乙之次云爾若以斯集在經說諸書外而別爲一端則毛詩不列于六經矣其可乎前六七年嘗閱公宋四子抄釋有感于中不忍釋手因作

書以答意言伊川先生□□呂進伯晚年好學以爲難得

執事今之伊川也僕得爲進伯足矣此書猶在公几

閣餘也嗟乎予長公十年以上中懷耿耿是師之也豈

曰友之云乎第愧寡劣未能闡道非深知公者言曷足

取重于世耳乃若一代名筆爲狀爲銘爲傳諸作載

公世行允垂不朽後之君子欲論其世者宜于是乎求

之

明故文林郎四川□□□□□□知縣張君震天墓誌

銘

君震天之卒也會予病起目瞽不能臨棺一哭以盡予□

甚惜茲窆壹有期其子紹芳乃自述狀具衰服踵門請
予為誌銘刻石納諸墓以圖不朽予于是猶得以少舒
其意云乃為之誌曰震夫諱東震夫字也蓋嘗自謂曰
持心人咸以是稱之高祖諱彥中曾祖諱榮家世以農為
業祖諱儇乃奮起讀書以朱傳毛詩舉於鄉仕終重慶
府通判張氏文業之興蓋自此始父諱維以齒德受高
年爵母夫人焦氏生震夫一子震夫自幼凝重不苟嬉
戲而聰明內蘊有過人者重慶公絕愛之弘治戊申震
夫十有一歲矣重慶公任國子監博士召至京邸受毛
詩學明年己酉焦夫人病卒于家震夫聞訃不勝哀慕

或廢食飲重慶公懼爲百方開諭然晝夜未嘗不流涕泣統庸也六年癸丑重慶公遂秩入蜀遂携之以往至則爲延師授學乃日有所進郡守麻城董公社每季試諸生必召震夫同試嘗歎息謂重慶公曰有孫如此足以慰矣踰五年學成而戊午春乃東歸秋試督學者邃菴楊公得其文奇之令爲縣學弟子員入秋試不克舉尋以廩禄畀之是時二十有一歲矣震夫自是益肆其力于學學日益邃文筆日益高相繼督學者虎谷王應韶凌溪朱升之大復子何仲默每試必在首選每入秋試人之望其舉者不獨父祖姻友然也即鄉人亦無弗

哭之者然震夫坐數奇凡八試乃竟不舉諸生相與諧
曰鄉舉才某視震夫何如也乃舉震夫不舉命也夫正
德庚辰乃貢入太學卒業日與四方豪傑下上交遊充
乎其有得矣往時震夫家居日侍重慶公甚得其歡既
去公思之不置朝暮望其歸未嘗不懸懸也嘉靖壬午
震夫注選吏部已乃以繼母閻氏之憂歸重慶公喜甚
撫其背曰見汝死無憾矣踰三年甲申重慶公壽八十
八歲終震夫乃相其父合同年君營治喪具罄竭心力可
謂無負于厥祖矣庚寅冬謁選於吏部授中江知縣云
中江川北路衝水陸將逕殆無虛日四方商旅叢聚民

復健訟邑小而事繁誠為難治明年辛卯春震夫涖任
立意以惜費養民為主適當編審均徭邑中膏腴之田
多為豪軍富商所據役賦不及歷歲滋久為害匪細震
夫清查悉除均派役賦具呈撫按撫按行之各邑俾視
以為式云蚤作夜思罷不急之務絕不根之訟辯久冤
之獄塞盜賊之隙督農桑之業恤孤寡之老興學校之
政敦禮讓之俗邑中翕然稱為廉平獨于惡吏民及有
所怙恃者則痛懲不少貸故惡吏民亦疾之以為厲已
也巡撫都御史宋子清巡按御史熊子脩及藩臬諸君
聞其善政皆移檄勞之將有調繁之舉矣是時高年君

退，奮官歸既踰年，君老矣，苦思歸[illegible]吟床褥，震夫之方寸
亂矣。于是[illegible]民聞其如此，乃羅織無端數事訟之巡
撫。[illegible]巡撫公頗知其[illegible]，震夫白，薄示鞭朴，復循官
何如？對曰：不[illegible]父辛苦數強之，竟對如初。
巡撫公許之。于是[illegible]歸之日，[illegible]無何有
也。丁酉秋[illegible]人曰：震夫不[illegible]，今見其子矣。
戊戌，高年君卒，震夫營治喪具，殫心力，備其葬瘞。祖
也。辛丑秋[illegible]物[illegible]文無所
不致。至辛[illegible]能[illegible]行數步矣。又明年
癸卯，加步加[illegible]可。計日待也。乃已

日病忽大發不可救藥而逝其年七月二十九日也距
生成化戊戌六月初八日壽六十有六歲云元配王氏
予叔父高年公諱儀之長女資性寬婉過異尋常吾母
太恭人喜其類已也撫之特厚歸妹之年其祖姑鄭夫
人及閻氏姑皆繼配也性行嚴厲亦頗相類事闈之下
事之無難予妹以一人承之應對舉止悉遵禮度簪祭
饌具縫紉浣濯悉出其手蓋無弗當意者嘗勸震叟及
時進取曰不念祖翁之惓惓乎君乎震叟亦雅重之孝
之曰汝押可汝御吾益友也其琴瑟之和如此甲申以長
子繼芳夭死哭之成疾明年乙酉正月初一日乃遂不

起距生成化庚子五月十三日甫四十有六歲享年三
子三女長子繼芳穎慧早聞例爲縣學生有名乃二十二歲
死次紹芳清才積學邃經術後陵稔乎有待張氏文業之
盛嘗自此子始長女適盩厔徐宋孚次適知縣同邑任
公退之之孫承善應奎次適同邑譚憲繼子妹者新安
縣丞盩厔王公良臣之少女也婦德母道綽有家法撫
愛紹芳無異已出生有二女長適寺弟輿人禹夫之子
引禮舍人海次許聘府檢校盩厔趙公文耀之孫余光
繼芳有一女適同邑范真直紹芳有一子曰啟定生子
震天爲孫震天精毛詩學邑中英俊治毛詩者及其參勞

禰晉從之學造就者亦甚衆稱以訓導舉山西庚子鄉試今爲平順知縣云予自罷歸里今與震夫處者踰三十年月必朔會會必坐語移日弗倦也震夫不耆麴蘖不恃才傲物不交匪人人有犯者輒避之不與辯不說有司短長非公事不往見高年君壽屆八袠大設宴稱慶請于縉紳學士歌詠之聯爲巨帙武功康太史題曰德門世壽詩云修葺先之祠歲時伏臘享祀不廢乎嘗稱其美而震夫則曰有自哉由于先生之門而得之也其相信如此震夫少予十歲氣體充實近年乃益豐厚以爲壽徵矣嗚呼孰謂其遽至是邪紹聞予以卒之明年

甲[illegible][illegible]某月某日合葬于林六老原新塋之次予謂[illegible]
學足以取科第而不偶于時仁足以澤蒼生而弗究其
用德足以享遐齡而不抵于極嗚呼天道豈無知乎其
所以報施者將有在於紹芳焉爾矣爲之銘曰
孰謂文之玄孰發穹之良孰截齡之長咄咄嗟天道[illegible]
亮有子紹芳允矣默揚于前有光厥後孔昌是爲善[illegible]
之慶

南宮縣令种君去思記

种君者子陝咸寧縣人也名雲龍字應明以周易學[illegible]
德丙子鄉試嘉靖癸未會試與乙榜授山東掖縣學訓

導云教法尊德行以身先之士子感化者甚衆閱七年
遷秩隆慶州之永寧縣軍民相參素稱難治君治之尤
殫力焉閱三年撫按薦其才堪治劇于是調真定之晉
官甫二年有巡關御史好人諂佞君以禮自持不少屈
御史大怒欲中傷君顧無瑕纇可指乃以才力不及論
劾之于是調保定之高陽在高陽四年督馬政御史竊
州縣官會保定清理馬政乃高陽吏無罪痛笞之君爭
之不能得用是不平出卧旅舍凡三日不入晨參御史益
大怒欲復傷之亦無可指摘亦以才力不及論劾之于是
復調順天之平谷云君乃仰天歎曰嗟乎世路如此不

歸尚何爲也于是浩然而西既歸七年部尚書秦言天
下郡縣官去任有遺愛者宜入名宦祠行巡按御史覈
實從事于是南宮閭里諸生具呈言君之治南宮也不
尚刑成務以德化厥愼之操有如金石公平之政不畏
權勢愼徭賦恤人命如幼一縣之出粮釋周宿之寃獄
乃其大者撫字之仁洽于民心去任既久至今思之不
置真所謂有遺愛者云然按御史覽呈報可遂入名宦
祠生祀之諸生齊諟賀浩臣劉拓魏珣馬進學值風便
具書報君稱君爲明府且曰明府涖敝邑時與生輩之
面目不識也明府謝政林下不復仕進矣生輩惓惓如

此者非以邀後福也蓋以盛德雖忘良心難泯吾輩子于君有骨肉之感聞而歎息曰嘗讀漢史見京兆尹何武居官無赫赫名然去後常見思以為後世無此人矣嗟乎有如君者豈非其人哉豈非其人哉觀其在南官者如此則其在宋尚陽者從可知矣他日傳

國史者當爲君立傳與諸循吏之列允垂不朽無疑也予故記之于此使後之觀風者采焉

鳳翔府岐山縣重建教場記

國朝于武衛外取古寓兵于農之意乃令郡縣設教場選丁壯操習其中所以保身好先靖內而制外爲慮深

渼 謹美鳳翔府在陜西西北隅接連虜境防禦尤重其
屬郿縣岐山舊設教場在縣城南有司相繼失職因循歲
久乃爲奸民侵分其地而耕之以爲己業或舉操習姑
假他地以從事嘉靖丁酉以來歷巡按戴浦張三君子
節行分巡關西道紀白齋三僉事清察之竟亦莫能得
也今年甲辰春二月監察御史西蜀十公按蒞茲邑詢
知其事方委都指揮張君蓋宗根究其弊查·是奸民閻
之魄喪膽落各首侵地凡三十消七畝云大巡公閻而
義之尋復念曰此愚民也貧而犯刑遂至于此乃行分
巡僉事東海辛君章督正其界劃以痛懲爲盜又令鳳

郡府推官呂師賢視地廣狹以畫脩築之規規存甚簡
畧也大巡公曰不然頻歲北虜入寇內盜竊發講武耀
威今日之急務其可惜小費失遠圖貽後患也乃案行
分巡道擴而為之辛君定其規委諸攝縣事者主簿
邸璵督修之于是以民壯五百具版畚糗糒築垣築將
臺召諸工匠作廳事作門作旗杆樹之將臺者工始于
四月初七日乙亥以是月二十九日丁酉工告成蓋垣
周圍以堵計二百四十有八高厚且堅將臺以高計者
丈有五尺周圍以丈計者四其坎而離者為演武廳其
前為捲廈後為退食之廳以楹計者各三為大門者一

跂而望之巍巍乎翼翼然道路騰歡生氣藹然二
帥府也是役也用無得帑銀僅二千五兩有奇工花費
二十有三日財無濫費民不告勞如此云辛君請于六
巡公曰宜刻石以垂永久不然歲遠復蹈前弊奈何公
報曰可乃走使南山下以文委予予聞之傳曰國雖安
忘戰必危是故兵也者可戢也不可弛也乃若岐山之
吏偷惰苟安玩愒歲月後先沿襲併其濵武之地而失
之望其保障蒼生爲國捍患不亦難哉不亦難哉嗟夫
巡公學究天人才兼文武出按闗陝發奸摘伏威震崤
嶽先聲所至奸惡懼慄自慝其跡若有鬼神驅使之者

公既得情仁義並用陰慘而陽舒之法亦不容亂亦不濫嗚呼知此一節則公按陝之政超世之懷槩可觀矣予以為若知公者外則總制三邊寧輯今陝內則執大司馬參贊樞本兵

帝心密勿統百官均四海調元贊化勤勵罔斁鳥無若百世公之所必有也是用具書于此以為他日之誌本云

孫漢墓誌銘

[illegible]字子冬号寓夫卒壬寅春其長子婦吳氏卒是年冬十月十八日長子漢卒次日漢妻張氏亦飲藥死十二日仙汸亦相繼卒嗚呼傷哉其何以至是也哉吾

曾祖長清府君吾祖高年公及我先大夫積德累善以徼
人所與共聞觀也嗚呼其何以至是哉禹夫初娶張氏
生三女及渼一子繼娶邢氏生沔及少子海云渼自此前
禹夫年瀕四十乃始生渼以為塊子也朝夕視之惟恐
其不長惟恐其或失墜乃九歲喪其母禹夫于是撫之
愈勤愛之愈甚隨其意欲罔不曲聽年十四五有志讀
書渼欲從某師禹夫即延之某師欲得某友即招某友
性聰慧能作字亦能作五七言絕句詩頗不善于讀書
寬由此廢業年過二十乃輸金為
泰府引禮舍人云禹夫嘗為置第一區有樓有堂燕乎

憩然甲于一邑又于後園構自逸亭數楹鐵甕金碧輝
映奇葩珍果雜植其前宛然一洞府也辛卯秋乃與汚
海析產淺日析產後日事土木乃于居之西南隅作峯
景園所費甚鉅又於居地後隙地構一望遠樓高三丈
餘請予記刻石陷之樓壁因以累世積德諭之不入也
又欲構堂五楹亦高三丈餘木石具而病作不果盡其氣
體虛損終日營營出貸而入息加以土木之勞又謀為
其子遍婚宗室壽樂食少日咳嗽遂病嘔血踰半載
而殞距生正德戊辰十二月初九日三十有五歲矣其
妻仝真氏自有誌生二子長森末榮次淺孺男守又子女先逝

西村楊顯君所生之子取以為己子名之曰棟木自立
契券使二子成立後均析其產近亦納婦矣尚有三妾
李氏興平人生有一女張氏咸寧縣張錡之義女也侍
渼病誓與俱死渼聞之喜甚渼卒張氏哭之正寢抵暮
入室飲藥次日早果死隣里父老閭學諸生俱具呈縣
令達諸當道者前後覈實于是巡撫都御史路公命有
司竪碑墓前以彰其烈巡按監察御史卞公命有司旌
自
聞奏表厥宅里刑部主事太微張先生亦述烈婦傳行
于世云馬效真者盩厔娼也渼苦欲得之為夫為買

百金亦生有一女湊在殯晝夜以死求去勸其侍養翁
後不肯乃復落為娼矣其女則李氏育之子獨措矣二
子者聰俊可愛使吳氏尚存及時訓諭未有不可成者
乃使之含恨而死此二子者其誰恤乎予老矣姪縣學
生漣可托也海之母子相與共圖之庶其可耳茲以湊
卒之又明年甲辰八月十八日合葬吳氏張氏于六老
庵先塋之兆海為請銘于予乃為之銘曰
嗚呼湊乎爾性土木之不足不知土木之禍速嗚呼湊
乎爾以衰殉之為快不知托教子者之為大嗚呼湊乎
人知我之為爾銘不知我心之靡寧嗚呼湊乎爾子孫

孫世世宜監于斯文

姪沔墓誌銘

王沔字子西予弟禹夫舉人之子也禹夫初配張氏生子渼繼邢氏生沔及少子海云沔生而警慧甫十二從水東張君佩受大學論語至十四五從予從弟懸學生潤夫受周易學嘉靖甲午歲試入學督學者文谷孔先生見其文愛之令以附學生入試鄉闈乃不果舉學授增廣生是時十有八歲矣丁酉入試人咸以為舉矣乃又不果沔為人寡言有心計讀書善究義理文筆清勁可愛予嘗以天子言志分明天地氣象試論諸生沔

獨得其旨趣予喜甚以語傳夫傳夫躍然喜曰吾老矣
絕意仕進乃今幸有此子父祖累世之積也然其氣體
清弱不耐寒暑勞苦竟由此被病庚子秋不能入試病
尋愈尋作至壬寅冬十二月十八日竟不可起距生正
德丁丑正月二十日纔二十有六歲耳嗚呼痛哉浮娶
鰲屋張氏按察僉事仰山公知幾之次女也生有二子
長巨大甫九歲次元木甫幾歲皆穎悟可教尚賴仰山
公之範圍後當必振其業無疑也嗚呼浮于地下亦可
以無憾矣浮卜以卒之又明年甲辰八月某日葬城北
六老菴先塋之次攜二子泣告予曰兒浮不幸至此其

可使之泯泯罔聞于後耶穉伯父賜之銘庶幾其存
乎予聞之泣下不能已因憶往年渴夫嘗以汚生之歲
時問一術者對曰奇甚願不老壽奈何予在傍聞而疑
恙之以爲妄誕耳嗚呼乃今果至是矣豈非命哉豈非
命哉銘曰
嗟嗟汝汚胡止於此蒼空冥冥胡畀之粹而奪之壽嗟
嗟汝汚汝有二子氣質並美後當振起一日一歲汝其
不死

明故韓孺人王氏墓誌銘

韓孺人王氏者西安秦學子詢之配同鄉散官書諧之女

也毋夫人張氏生輿孝子景征及孺人云孺人甫三歲
失恃其伯父太守宜夫今其配李恭人鞠之稍長即知
孝敬事繼母楊氏能得其歡人咸以為難也十五歲而
嘉靖丙戌歸夫子云當是時舅處士君寢疾俱已棄養姑
姚夫人守節無恙祖翁侍郎野田公嘗在堂也姚夫人
嘗言頃得佳婦輔我孤孀至是謂拜容貌端麗野田公
見而喜甚曰他日昌吾家者新婦也是足以慰其姑氏
矣孺人于是入主中饋孝老成慎寡思無幼稚氣習晨昏
滫瀡之具寒煖候問之節事闈之下蓋無弗當意者其
洛田公不喜麴糱言吾君毋延客客至孺人雖深夜宗之

所有色味造作終始如一公嘗退而歎曰只此一節人亦莫能及也明年丁亥姚夫人病脾胃久而羸孺人事之惟謹一日偶夜半思和羹急苦乏腥肉孺人取所有蔬膏雜治之以進夫人食之美喜曰新婦能新婦能病亦從此愈矣其孝敬類如此閒居事夫子敬相待如賓夫子苦于學暮夜燈火左右相之未嘗一日廢也辛卯夫子病虛損孺人供湯藥候居起出則流涕憂抑若不能生入則和顏慰解之若是者蓋三月云後又得暴疾甚危孺人仰天告曰姑與夫子命相屬也願代夫子死即毋子完我死萬萬無恨其貞烈如此壬辰姚夫人命

其代理內政于是歲時賓祭之需姻鄗往來之禮親踈厚薄之宜僕婢衣食之費裁處伸縮罔不曲當姚夫人喜曰新婦如此我復何憂伯姑寡居而貧多孫人嘗勸之至于饒氏之族貧者咸留意優䘏之然未嘗不稟命姚夫人也至于毋家恪禮外分寸無所遺或問之答曰外家世資且裕何遺之有又嘗置側室廣繼嗣撫之甚厚且曰世之妬婦往往絕人之緒可怪哉不識其何心也其識見異人類如此庚子秋夫子舉于鄉孺人喜曰吾姑守節至有今日可謂不負矣祖翁聞之地下亦可以無憾矣明年辛丑春夫子下第歸其年八月姚夫人

誕辰設宴稱慶儀物備至賓友歡羨以為難得本孺人左右之力也孺人往年嘗病熱嘔血病走氣痛甚苦藥之雖愈然病根固未脫也至是癸卯復作藥之弗愈暴作八月中以姻事不得已外出反而增劇至冬十二月夫子當會試北上矣見其面赤且嗽憂甚依依不忍別去孺人曰無傷也偶為風寒所迫耳夫子行矣專意進取毋以我勞念慮也夫子見其言有倫序如此亦且以為無傷也遂悵然而別別二十日而孺人逝矣次年甲辰正月十五日也距生正德壬申五月二十五日纔三十有三歲耳生有一子曰可學七歲矣神骨秀爽英物也側

室生一女尚幼未字云至是夫子卜以卒之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城南木塔里新塋之次乃自述狀請予銘其墓石且曰亡妻所以相我者甚至也意者後有寸進以償其勞不幸一旦至此當屬纊時乃為浮名所使未獲與之永訣親殯殮嗟哉天乎痛恨拍塞何可以復言也惟太史公賜之銘垂之不朽庶以少攄我衷耳惟不拒幸甚昔者予以鄉里後進嘗辱愛于野田公野田公者剛明磊落曠世之豪傑也作令章丘有去後之思為御史出按宣大有攬轡之風作都大名壬戌述職吏部推其治行第一

賜宴于禮部爲大理少卿閱兵畿內宰相知其才超擢都御史巡撫其地未幾召入內臺轉少司徒人方望其大用矣不幸孽寺肆虐禍延善人擠井下石讒譖交作有如公者未滿六十而罷使其經濟大畧鬱而莫究予嘗歎息謂造物者不能無意于公公後其有興乎嗚呼乃今果在于其孫矣登甲科歷膴仕茂著勳業以終厥祖之志斷可必矣嗚呼王孺人者生不得同其榮貴歿當被其贈與況後有奇特之子乎斯可以不朽矣用是爲之銘以慰夫子云銘曰

厥德孔嘉厥齡弗遐夫子是悼是嗟夫子轟轟遺子英

英孺人是顯是濡貞石熒熒來裔繩繩于我銘乎是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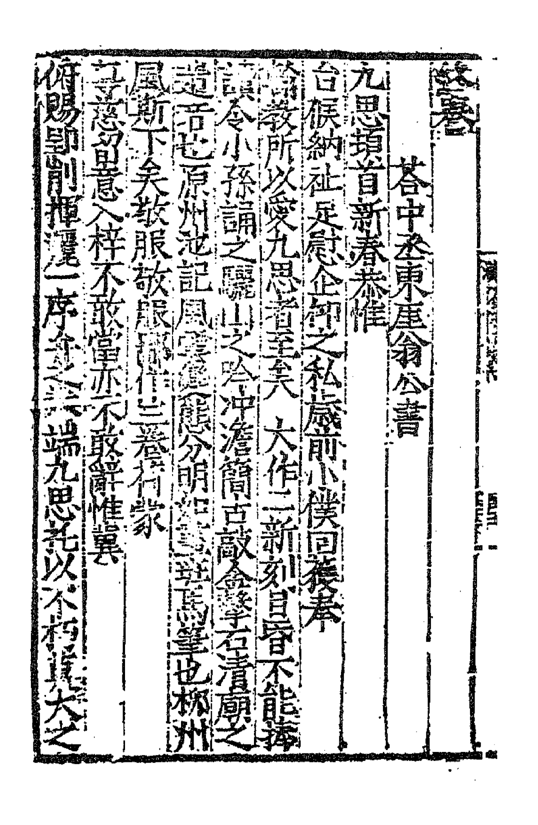
書靈應讖辭跋後

嗚呼神人接應之理豈容以或誣哉以爲無益而弗爲者妄也知其可爲而怠而弗爲者悖也知其可而爲而誠之未至以爲神弗我應者自誣者也亦所以誣其神也嗚呼神人之感應豈容以或誣哉今歲甲辰寧陽六泉吳公治我西安者三閱歲矣乃夏秋之交百穀布野碩而且秀乃亢陽肆虐倏爾萎蘼槁矣民用太戚若[illegible]克以生公聞之若焚溺于厥躬寢食殆廢乃七月三日庚子徒步謁城隍祠且行且泣至則拜祝神涕淚交頤

哽咽不能成語左右感動有泣下者乃題曰孝丑太
雨竟日夜遂霢霑足穀黍芃麥菽有秋百姓于是喜而
歌之洋洋乎溢乎道路也會城大夫士咸衢歌而和之翁
田馬先生聞而歎息曰君異哉何說古人也亦從而歌
之聯為巨帙渢渢乎風雅之遺音也翁田序諸其端題
曰喜雨歌謹云大學生高陵劉子守德為門高第也嘗
受知于六泉公乃持以視予且白公之精誠格皇之學
應之至是也予曰學[illegible]也記不云乎天降時雨山川
出雲公之精誠格天[illegible]之山川之靈實鑒之至誠之
道無遠弗格齊諸前史非大公其誰諸所患者誠有[illegible]本

至耳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
貌爲哉孔思啓佚牀滲沐公政教之日久矣復玆盛美
默而常宣于情何如也蓋嘗作憫雨之篇彷彿命筆
言不盡意是用作頌附諸歌謠之末其辭曰
峩峩吳公興自東魯泰山滄海蟠屈肺腑匪直遂文亦
器于武
天子命之尹我西土西土維郡古京兆府我明建置元
右藩翰尹玆維艱僉今稱首古我公涖止爰度爰處上交
不諂下交不侮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奸民我鋤善則我
撫雪冤疏滯平徭均賦泮宮育人龍穴塞吏鼠嘗著懸魚

□□遠兕閱歲者三尊美維五威惠盈流州邑被諸侯
□戢之嚴公慈母會城四郊周原膴膴今茲禾夏疑旱
不黍旱魃爲虐然彼斯者若炷皇皇焉爲吁嗟我公夜
心是謂神宇且拜且祝沐沃如弟上帝昭晢靈鑒公于赫
昭布森列恍若聆語一感一應一將一鼓謁者隨條夕豁
甫既渥禾黍秀實秋成可稽民喜作歌載歌載舞在晉
循良民謠赫者張堪丙岐廉范五袴我公考之椽子其
侶蜀起宰衛恂蕭借寇我公終之伊邇曰暮四海蒼生
若旱思霈公其念之流澤甘霖遍需注紹德之指嗟
我黍民望之至矣若古之比作頌個偪是布公其念之無忝



答中丞東崖翁公書

九思頓首新春恭惟

台候納祉足慰企仰之私歲前小僕回獲奉

誨教所以愛九思者至矣大作二新刻目昏不能捧

讀令小孫誦之驪山之吟沖澹簡古敲金戛石清夐之

趣吞吐原州泛記風雲變態分明[illegible]筆也郴州

風斯下矣敬服敬服拙作三卷付彔

王孝慈留意入梓不敢當亦不敢辭惟冀

俯賜點削揮毫之一序[illegible]端九思老以[illegible]大之

恩德也尚容續請罪
命海居之作努力一賦老矣精神覆矣深愧荒蕪不能
仰副　尊意奈何奈何惟
教示之幸甚不宣
明故通奉大夫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致仕張
公墓碑
昔公之考終也葬無誌銘墓無碑表歷歲滋久荒壠僅
存過者弗式廉名雖著懿德將傳往歲丙申恐按御史
榆次周君鈇移檄郡邑祠祀鄉賢予郡官師去取恐謬
焉以委予予上古今得六君子入我

明者唯公一人予生也晚于公世行未獲其詳于是反
公諸身及予少年聞之父祖者與今五君子各著世行畧
官師復御史吳說又播為贊辭刻梓以傳匪獨我師亦
以覺後進法往哲也至今祠祀有司因循尚莫克舉學
官弟子鵬公之六世孫也追慕先公形諸夢寐顧茲荒
壠悒焉疚心于是率其族人買石渭北將以磨之文之
刻之豎之墓前以彰厥衷以顯厥祖以詔厥後人乃又
檢其家乘詢之族老得公遺事數種乃自述狀再拜請
予曰文非先生其孰宜爲予曰唯唯閔德彰孝予安可
辭鵬復再拜曰謹奉教矣于是爲之碑曰公姓張氏諱

賢字思齊予鄭道安里人也居縣北衛道村家世業農父諱宣配王氏貳室劉氏生公公自少磊磊有氣節嘗讀書里塾既乃棄去躬稼穡久之年瀕三十矣一日爲野中人所困公豪邁人也氣霍霍不能堪乃拊几嘆曰嗟乎丈夫當自樹立群小侮我齊民耳不學何爲乃復取舊書讀之尋入爲學官弟子從師取友朝夕淬礪或時廢食寢踰數年而永樂乙酉舉鄉試矣其性敏而志篤如此屢赴會試不第謁選授吏部司務存陟驗封司郎中云公在部剛廉自持權貴不避關節不通親友餽遺一無所取部中呼爲彼張蓋言其節之堅也三載考績

誥贈其父如已官母俱贈宜人云小子細徒步入京謁
省問公見之怒曰農務方殷汝來何爲此古何所有而
汝來也居旬日遣歸戒之曰勿復來也當是時國有戎
事山西例輸饟餉踰期不完額使往督者或以才略能
或以賄敗當道忌公者欲中傷之乃以公往公至詰其
奸惡者數輩痛懲之乃定期下令曰不輸者如此罰齊
人前此亦聞公名見其威令如此咸股栗爭輸之無敢
後者果及額竟矣事竣致命
天子嘉悅超拜山西右布政使吏民聞之相與語曰包
閻羅復來也比視事令出而人信之心戒而事集威惠並

流遠咸悅服以為歟十年來旬宣之政未有如此者長子紀從步入太原道過曲沃由沃令見其良苦以一驢送之既見公公怪其跨驢也詰之曰奚從得此紀不敢隱且實對公怒痛箠紀還令驢仍正其罪云公一日浩然嘆曰老且至吾盍歸乎當是時吏部方以都御史擬公疏未及上公投牒即西矣既歸林下舊廬數楹僅庇風雨布袍疏食無異寒素秦藩一叅議公部中舊僚也見其用之以其所餘俸米與送之公固謝曰田入自足用此君養廉之資不敢拜賜仍遣之與歸嗚呼此豈宜予鄞之罕覯哉居常教子孫曰資性可讀書者教之讀

其不能者輩歸之農愼勿爲吏壞身心辱門戶也閱數載老病卒餘資僅具棺殮葬村之西北隅祖塋方卧病時語其二子曰身後毋納賻傷我節毋作誌表虛譽失我真毋聽人言作[illegible]器物侵我墓二子于是奉其遺命不敢違顧于公之生卒及葬之歲月壽享幾何皆不可考公配任氏先公卒追贈爲宜人生子紀綱及兩女紀生三子斅爵綱綱生一子銘由此以後迄于今相繼出者共七十又九人皆于公爲曾孫而女子不與焉其繁盛如此鵬綱之後也乃今嗣公而興器識凝重勵志若學業受毛詩綽有端緒入方英英然以科第望之嗚呼

公神如在亦當欣然于地下矣語曰賢者必有後其在
茲乎其在茲乎爲之銘曰
南有山兮巖巖公之行兮山之巔北有清渭兮其流湯
湯公之廉兮名與之長溷世紛紛兮鴟鴞翱翔安得覯
公兮孤鳳凰豺狼攘攘兮橫道傍安得公兮殲彼貪狼
公之墓兮草離離歲月遥遥兮式者其誰公有曾孫兮
我我表公墓兮碑始磨嗟鄉人兮生遲遲公之烈烈兮
罔聞知其始自今兮肅爾儀下馬拜公兮讀我碑

渼陂鎮重脩石橋記

渼陂鎮在縣西三里許人有數百家因在陂水之上故

自古稱爲陂頭云鎭之西南七八里有胡公潮廟下泉
水湧出東北流潶溉秔稻之田又合諸泉水流于鎭之
東南鍾而爲陂空洞淵遠可行舟楫唐杜子美詩所謂
半陂以南純浸山者是已陂魚美可已痔漏故名之曰
𤃎陂云美字從水後人加之也元末兵起盜決隄岸取
魚其水散出流爲數叉不復爲陂矣其一支北流經鎭
之東復轉而東流入於𤃎水當鎭之路衝處爲津岸高
不可徑涉昔人甃石爲橋一巨空以便行者屢敝屢修
至是復敝鎭民馮榮輩脩之既成告于縣令西平王君
君曰美事也不可無記求請諸𤃎陂太史云予少年時

聞父老言成化己亥鎮人楊公諱逅者以鄉舉士爲夏縣令謝政家居嘗重脩此橋且以名其孫焉今考舊石記乃成化甲辰鎮民馮𣝣輩爲之絶無一言及于楊公不知其何說也即以成化甲辰計之迄今嘉靖甲辰六十有一年矣往來車馬殆無虛日橋之敝壞無怪其然不有更作其曷可行斯役也用石視昔益多橋則益固功始于甲辰冬十月越明年乙巳春三月功告成首作者有四人焉不具書書諸碑陰而已嗚呼百餘年後復有四人者出焉何慮乎橋之或敝也夫此渼陂者關中之奥區也自有子美之詩而其名益著海内豪傑磊落之

士想慕風景思一遊賞不可得宋元祐間縣令張君攸嘗築空翠堂于鎮之東南岡上自爲記刻諸石堂今廢而石存焉每一登眺南山蒼翠峯在目前風景萬狀難以具述予非鎮人也心切愛之嘗自謂漢陂山人云自罷官歸里合踰二十年老且衰矣苦于貲乏不能買一畝之田架數椽之屋徜徉其間以償吾興塵鞅束縛不能脫去可哂可笑不獨困于貲爲爾矣故于石橋之作因併述之以紀吾過

賀邑令王君序

西平蒙宇子王君以鄉進士令予鄠者甫半載餘矣撫

憲東崖翁公移檄勞之其辭曰操守無失幹濟可觀僉
有司具綵幣羊酒以鼓吹導之政事堂所以磨礪頑鈍
鼓舞豪傑之要術也邑中縉紳父老罔不嘉悅請於漢
陂子以言爲賀惟嘗家宰子之涖于鄲也謂民者亦子率
教則已是故以平易近之吏者手足不隨不蠹則已是
故以仁禮馭之未幾有疑其涉于寬者君聞而笑曰有
是哉人之不我知也吾之所爲寬非縱弛之謂也吾于
是蓋有畫焉條約立而綱紀正賞罰操縱咸由于我而
廉以操之誠以動之公以主之明以決之民無敢犯吏
無隙之可投斯亦已矣若詩刻焉恃聰明索隱微察覺

淵中魚因以桎梏人則吏民何所措手足乎不惟不可
直亦不忍耳若是而有不率教之民有隳蠹之吏是猶
弄我也尚可以赤子手足視之乎吾何憚而不齊之以
刑也蚤夜自書求無負于朝焉耳矣邑中于是翕然稱
之蓋未幾而臺檄至矣漢波子聞而嘆息曰東厓公之
神識今以哉有以哉未公坐于廟堂進退人物以輔太
平之治者其昉于茲哉然予觀于蒙字子之所書者寛
猛相濟宰邑之良規也蓋其伯兄崇谿君起家癸未進
進士仕為大同郡守致其政而歸其得于家庭之講授
者有如是哉由是而持之不移行之無倦大尉鄭氏之

忠以來賢能之薦應否而賴不爲監察御史則部主事矣縉紳父老尚圖所以展賀者寧獨知今日已哉至于藉言輸悃復以相托漢濱孝子固不得而辭也庸拭目以俟

明故將仕佐郎河南汝寧府儒學教授致仕俞

文林郎直隸河州縣知縣王公墓表

予曾祖知縣府君公之祖也父處士翁諱錫予祖高年公之仲弟也母孺人葛氏生兩男子公其長子云諱佑字輔弼年十三予先大夫中憲府君爲縣學弟子員公從而受大學論語尋學易傳尚書入爲縣學弟子員成

化辛卯先大夫舉於鄉是時公二十有一歲矣督學劉
俊偲先生歲試之冒之優廩稍而曰諸少俊無埒王生者
公自是益苦於學學日益邃每臺試輒在首列然自丁
酉至丙午每鄉試輒不利弘治己酉予獲隨公入試濫
與解額公乃復不利鄉人於是無不弗嘆息稱屈者云壬
子夏先大夫翁棄養公處困之極力襄事人咸以爲難而
公則鬱鬱然以未慊也三年喪畢至乙卯秋公年四十
有五且當歲貢矣乃入試偶於省闈舉鄉人於是復嘖嘖
欣羨以爲不可及也其年冬被疾弁罷不能北上會試
己未春會試下第公自念太孺人老在堂乞就教職以

便祿養援山西蒲州學正云蒲州去鄴五百里風土
相宜迎太孺人居之歡樂焉州士多俊偉奇異者顧差
情耳公乃以勤苦率之葺之學舍日與之諄諄教者痛
懲不少貸諸士靡然從焉久之書聲洋洋焉徹于日暮
矣文義滚滚焉選而上矣若是者九載如一日焉其稍
繼舉者什倍於往昔矣正德己巳春秩滿謁吏部覆入
大選陞順天府保定縣知縣云甫數月太孺人棄養盍
歸治喪是時資用稍裕公之心蓋始慊無憾矣喪畢而
辛未冬謁部補任直隸之新河當是時畿內盜起流劫
鄉邑新河城池敝壞公至憂甚乃下令曰今日之務城

守爲急城不完人無遺類矣城內無論軍民貴族期以是月某日上工以某日完敢後者重罰不汝貸汝其無悔於是爭先趨事果及期完未幾盜至公預令城內各以木物器用填塞街衢城門不閉盜見其如此乃舍之去幸以無事盜既平乃蚤作夜思均徭理訟植良鋤稂蠲若干文招流亡若干省浮費興學校若是者一年化漸行矣然其師儒梗直之性不善俯仰宜于古不合今宦忤當道者適當甲戌述職之期巡按錢御史報公才力弗勝更部聽之遂改汝寧府學教授公怡然就道不以爲戚也既至移其蒲州之教教之加倍焉諸生若是者七八年士

之勃然興者亦不下於滄州也乃其梗直之性見惡於
鄉官之輕俊者譖之巡按御史公聞之自劾求致仕歸
未及行而病作乃遂不起其生正德庚辰九月初八日
也距生景泰辛未六月十三日壽七十歲云公賦性不
甚穎絕而百倍之功愈敏蕭成化末與錫伯祈遵議學
幼公當盛夏時晝則田作其夜寢至五鼓復起讀書
覲於此則其在平日者尊在丙午春予侍先大夫作教於
蜀自蜀歸應秋試年十九歲矣公於其學頗有考乃
每夜相就講論疑難觀其在見姪者如此則其於賢明
者可知也嗚呼是宜其竟見底於成乎乃今之人復有

公孝平生勤儉特甚終其身非病未嘗一日習書圖
後退不識博奕不戲謔不用樂歡酒入官後無居宅未嘗
着一紈綺無故不妄烹一雞蓋其天性之美如此他人
學之不可能也配孺人聶氏整屋處士諱林之女婦德
母道競於鄉閭先公七年而正德甲戌九月初四日病
卒[illegible]距生景泰壬申六月十三日壽六十有三歲生
三子二女長子朝夫壽七十三歲近不幸病卒次朝用
先卒次九霄青口驛丞致仕歸卒於家女長適慶府教授
同邑邢啓愚次適同邑劉朝璲孫男三池縣學弟子員
受周易屢赴鄉試後業例授儒官爵浩著于斯銘溪縣

上命戶部簡才能官一人往督之部尚書以君應命君
至定期下令且懲且勸不數月告完國用既充民亦無
怨戊子部委管理京東西馬房前此虛報馬數冒支芻
料害不可言大學士桂公嘗目擊其弊題請查革
上命御馬太監科道官同君清查盡洗其弊歲省十
八九其秋委管蘇州滸墅鈔關會同巡按御史由爲清
查題請除革四弊一上損國用一下傷民財一利歸鋪
戶一害及解戶
天子報可于是商船稱便無間遠邇己丑春轉山西司
署員外郎仍管鈔關未幾轉署郎中山西司奉

勅提督永平山海薊州諸處芻餉冬主事考績三載任
年南川君主事考績贈父如其官母俱贈太安人矣例
不重贈于是給 勅命性進君階承德郎封其配段氏
爲安人君固不能無歎于懷云遼洋總直隷德州等右
衛歲運不十餘萬前此司納者不得其道以致日積虧
凍運六困守窮苦萬狀且誤來歲兌運而遼方月糧亦
不得按時支給害甚大也君承委既至痛革前弊竭力
收納不閱月完歸兩無愆期之失運軍邊軍皆得以宗
其惠云庚寅題請于薊州遼洋運糧內折銀其半以濟
軍餉朝議採之移之户部議畢行之至今不廢也又請

查邊倉軍職侵欺之罪悉抵于法題請選民職倉官令
之　詔如其議君在彼者三年軍士因而飽煖勇氣百
倍人人樂為之用惟猾輩奸商報中剋餉之弊糧倖者
媿之君亦不之恤也壬辰擢山東兗州知府軍士聞之
老幼奔泣不忍舍去乃累奏其留竟不報巡撫都御史
移咨戶部請陞俸留之以慰軍士之望部尚書亦曰不
可人有為君謀者曰乘此機陰為之所得留後必有大
拜此一反手之力耳君笑曰知義命何乃翩然就道矣
當是時兗州累歲蝗蝻害稼君至除苛政均徭賦寬[illegible][illegible]
疏滯植善鋤惡若是者三年蝗蝻息禾稼登民家牛產

一獸似麟人以君善政所感君曰不然果麟耶聖王之瑞耳于知府乎何有識者聞而韙之郡當水陸之衝將迎殆無虛日諛佞之態請託之私君皆止而不行由是讒謗興矣乙未春北上述職竟坐此調雲南之廣西府未及行當道者以風土不相宜改江西贛州府云贛古虔州也壤接閩廣山洞多巨盜民頑健訟素稱難治君乃因其俗而導之有威有惠不縱不激久之民安盜息矣顧科目久乏于是增學舍勤講課諸士翕然宗之未幾相繼舉者二人庚子春君有事于瑞州以勞瘁嘔血迄秋少差矣猶執事于秋闈比撤棘愈益增劇

不得已與疾而歸辛丑春期當述職寢疾不能北上家
辛中丞不信其疾也留用之尋以人言而罷聞者咸爲君
惜君處之怡然不以爲戚也其後疾愈乃搆屋課農教
子讀書絕口不談世務不干謁有司良辰美景與二三
朋從登山臨水一觴一咏樂之終身不厭矣不幸偶重
感寒濕焉長逝其卒嘉靖甲申十二月辛卯也距生弘
治庚戌十一月十八日春秋五十有五嗚呼傷哉既歿
其家復斬其壽謂非命哉謂非命哉娶安人生二子
一女長子樞縣學生人品賢次亮自其父世受毛詩必舉
進士無疑次楠亦學與進士特遜其兄一籌耳女許聘

中丞乾州王公邦兆之子子方孫男一曰承正穉所生
也楹十君卒之年某月某日葬城南縣房先塋之次君
慷慨豪爽人也有風致善談論見事即了了嘗爲衆所
不凝滯不作寒生酸態在京予承乏翰林常以小友
呼之正德中縉紳高門每至武功相得甚歡後別二十
餘年及君解官歸予則老而衰矣思一見不可得謂君
強壯壽祉未艾嗚呼孰意爲君墓誌也君有詩若干
卷及近體樂府行當刻之世云銘曰
碩之學克紹其志爰潤之江克寓其養爰牧之字孰
昔賢陳遺文牧養其具以[illegible]從[illegible]歸[illegible]宋世

矣玄堂幽幽維碩云不忒矣銘石昭昭維永弗替矣

西平縣新建眞武廟記

西平汝寧之壯邑也正德初孽寺擅權毒流海內民不堪命乃畿內盜趙璲劉六劉七等相繼聚衆數萬流劫鄉邑不可撲滅

上命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臯蘭彭公澤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統領邊師宦官相機勦殺乃辛未冬賊嘗至西平攻城池屠百姓知縣王佐死之明年壬申春二月賊復至西平據縣北二里許汝水古柏亭橋官軍前鋒十有八人不幸俱死于賊賊益驕縱不可當詰朝大軍繼至

有望氣者見空中紫氣隱隱覆我軍及與賊戰果乃大捷
擒賊首趙璲縛之軍門餘賊斬首殆不可算賊懼遂遁
蓋自此勢衰弱矣事定彭公指古栢亭橋而嘆息曰於
乎賊之盛衰在此一戰今日之捷似有神明陰助之
于是父老進而告曰是誠有之空中紫氣真武之神
之也祠嘗顯靈茲土小民的知其然不敢誣不敢誣彭
公亦首肯之賊既平民有賈景光者倡于衆曰曏昔之
戰不有真武神貺吾輩糜爛久矣豈能有今日乎建廟
奉祀以酬功德義不容緩衆皆懽然趨之于是鳩材僦
工卜日興事始于癸酉之秋越十五而畫塈繪采奏功

乃告成又二十餘年而甲辰秋西平鄉進士王公訓來
職于鄠鞏其父老之意請予文紀歲月云予惟自古忠
臣烈士得天地之正氣生則扶翊社稷死則佑護百姓
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真武顛末不暇深考自我
太宗文皇帝建廟武當洪纖巍瑰哉麗費不貲由是祠宇
遍天下黨人孺子皆知真武之為烈也嗚呼異哉所由
來者遠矣按祭法能禦災捍患則祀之西平之民累蒙
神貺建廟奉祀理亦宜之乎于是蓋有說焉夫聰明正
直者謂之神道宜備者德不德殃慶自以類至聖經有
訓炳如日星豈容以或誣也方今

聖天子在位考文議禮崇正黜邪一德允脩百靈效順謂我語西平父老戒爾子孫勤爾鄉黨毋諂于神毋睨于祀勤稼穡賦稅之事修孝弟忠信之行宜爾室家安爾生理享爲堯舜之民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豈不繇哉倘以予言爲然請劖之石以告來者俾各知所務云

樳墡記

夫樳墡者封監察御史祠坡盛翁之別號也翁嘗卜築白泉河之濱有樳墡焉是故取號云爾翁嗣監察御史古泉公汝謙裔

齋樓翁命九思為之記夫別號者名也所以表其實也
實不實名斯戾矣斯名之符得其惟翁之梅擅乎天葩卉
者眷而華惟梅為最先翁之始誕也寔維早春同其特
也夫四時之春其在四德則為仁也仁之在人惻隱之
心也翁弟舉子五攏不幸早世翁于其喪曲為撫鄭者
幾四十年竟以貞節表厥宅異翁無厚妻畀其親而婚者
葬克舉者嫁而貧者困不周給有隆殺焉體其仁也夫
梅也者友松竹屏紛華者也翁之自潔也公室則不入
鄉飲則不赴所與游者紹幽卑閑歲寒之大夫正直之
君子耳師其操也夫葩卉紛紜繽紛斯首稱梅之有子歟

肇維先翁之有古泉公也，尚世之碩果也，不亦同其嘗乎。夫梅之于味酸也，商書有之：君作和羹，爾惟鹽梅，言宗所以命傳說也。豈直爲[illegible]錄說喻相道也。惟古泉公學足以達乎聖，德足以終乎君，才足以用乎世，量足以容乎賢，公足以服乎衆，而登大任，相道得矣。其自茲往，帝心簡在，不[illegible]諸左右，啓心沃心，對揚休命，嘉靖家邦，收功于鹽梅之餘，雅長享[illegible]之老，此可以計日而待也。大當鼎鼐光耀袞冔碩揚，所以我翁于是千百歲可不朽矣。九思忝不佞，敢以是爲之說，且以爲翁壽云。

贈孺人盛氏傳

[illegible]孺人[illegible]者桐城封君梅塘先生儀之配監察御史
古泉公汝謙之母也以古泉公貴贈孺人云孺人姓張
氏父同邑處士諱信退[illegible]張氏生三子四女孺人其次
女也自幼整潔不群比長動止有則不妄言笑處士君
絕愛之方擇[illegible]於[illegible]壻[illegible]時封君之父澗松翁徒亦方
為其子擇配而澗松處士兩人行義相埒也封君之
英偉孺人之貞淑咸又相埒也媒妁既通處士君聞而
亟許之曰是盛家二郎君吾得婿矣弘治己酉孺人來
歸甫十有八歲澗松翁夫婦見而奇之曰是昌吾宗者
其相語而歎亦猶張之得婿者云孺人性溫柔寡言笑暨

訓以孝敬事舅姑以禮義相夫子伯兄隆豪蕩不拘小節潤於翁欲令其析產孺人同封君泣諫不聽竟析之封君於是悉辭所授並謂其廬之値孺人喜曰吾意定如此君無何伯兄病卒封君厚葬之迎其嫂氏歸亦卒亦厚葬之遺諸幼孫孺人於是先後撫育勤勤懇懇服食恒先己子壯而受室乃相繼而夭撫育其遺如幼女以妻其弟之子今頭斑白語及孺人未嘗不流涕也叔氏德卒遺孽尚幼孺人與居恐其或苦而戚也毋專愼適其意有一女資送甚豐發今年踰六袠得以完節稅徙號芳百世者固封君之德化本孺人謁[illegible]之力也封[illegible]

儀織樂施內外姻黨賴以舉婚喪者不可一二數日
置僕從出入錢帛不較盈縮由此用或屢空孺人於是
節內費勤紡績極力資助以全義舉稍不可封君即怒
形于色孺人不與辨含淚引愿而已封君亦未嘗不感
悟也善其性如此舅姑歿孺人哭之過哀後每值生死
忌辰必慟哭終其身於祖禰宗歲時享祀不少廢嘗推
舅氏之意以及諸女親愛周至姑歿之後猶其存之日
逆適汪氏者生子然清才旌操孺人愛重之遺言皋公
從之游今亦應貢二外孫兄弟爭產相訟孺人勸之
曰爭至是也不見汝姊夫之待同氣乎其人愧而止外

家諸姊妹歸石氏呂氏者咸寡居毋問給焉歸陸氏者
有一女吳奎趨欲聘之孺人聞叔氏舉子言吳生美才
不可失乃强陸氏許之吳奎後發科官至參政古泉公
之師也孺人之訓子勤以義方不專姑息古泉公甫髫
時歸自塾孺人必令誦其日程誦習則喜否則督勵
不少貸其後延師賓館聞其講內則欣然學之自是家
政益嚴異往昔矣古泉公學既有成望益擴屋以花樹
不合而罷孺人攜茗果造其齋命慰之曰丈夫龍變有
有時姑待之耳汝苦學如此後當大發我老不及見宜
廣積陰德爲子孫地孺人深識遠覽其交出入表弟疾惡

年甚老而獨燭或有所觸輒譫語帶悰者累日乃嘉靖
丁酉秋疽發於背亦或坐此耳古泉公舉應天鄉試歸
拜床下孺人強起笑歡曰吾嘗夢汝立雲霄上兩鶴在
側書紛紛下文遂火星入宅皆佳兆也乃果然旋指
古泉公之婦命之曰吾女不汝玷汝其善事之吾無憾
今孫等愈以侍古泉公治裝北上公不敢從乃於是年
十二月四日竟以胃虛損食告終正寢距生成化壬辰
正月二十三日壽六十有六歲當時禮葬淺土至是封
君卜孝子山之兆將以己酉四月十日遷葬云孺人生
二子一女長第子員汝正文行卓卓先卒配阮有婦德

哭夫而卒無嗣次古泉公舉辛丑進士授行人起拜山
西道監察御史振憲度秉德操簪裾體中外仰之嗚呼
向者孺人六發之言豈欺我哉其先見如此文適同邑
義官孫文盛生四子季子樸慧甚古泉公取而育之入京
郡庠第亡旨體悸卒也古泉公配王孺人生二子三女
子世臯世夔俱邑庠弟子員有名長女十七年而夭次
適邵中浩居安之子彭年次許聘給事中趙武之子養
吾繼房孺人生二子世楨世霖皆於孺人爲孫有曾孫
女二人尚幼也古泉公按治關隴追慕罔極乃自述狀
以請文命之思惟兵部尚書王公以旅都御史胡公纘

狀擬碑銘敘造行闡幽光詳矣美矣茲故不具書書其梗槩如此

太史公曰婦道惟三事舅姑孝相夫子順而敬訓子貴而賢竟全茲者厥惟艱哉觀盛孺人古賢母奚多讓哉孺人奇節歸天昌厥後嗚呼即古泉公及諸子可以知天道矣慶源混混詎有涯涘哉詎有涯涘哉

門生王九澤

劉思懿

焦心逸

王渡

闇 性校正

咸寧种 賦韓錄